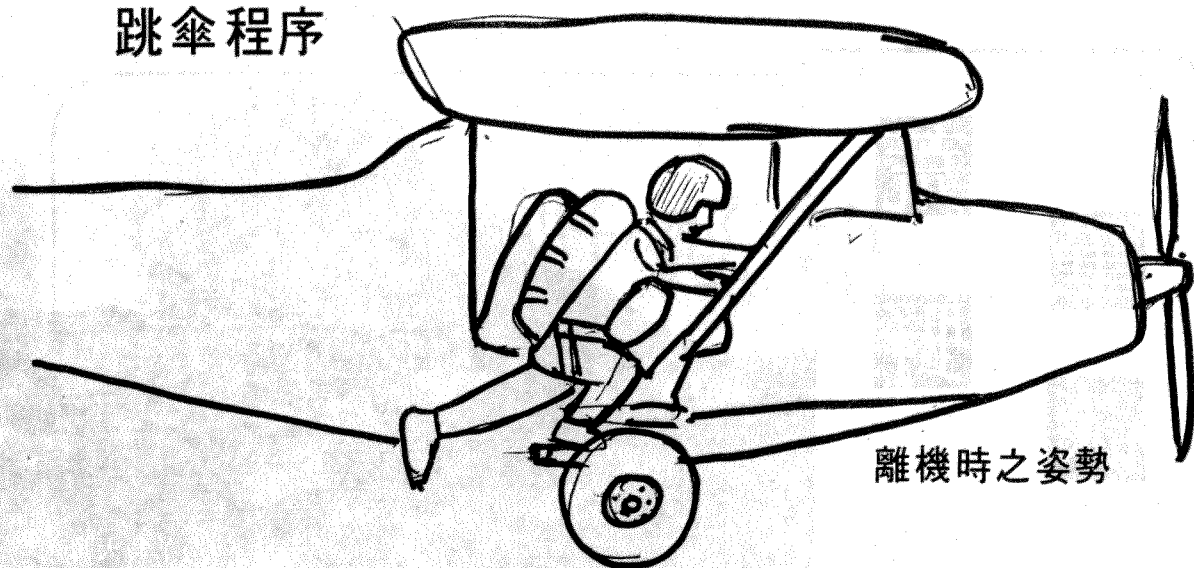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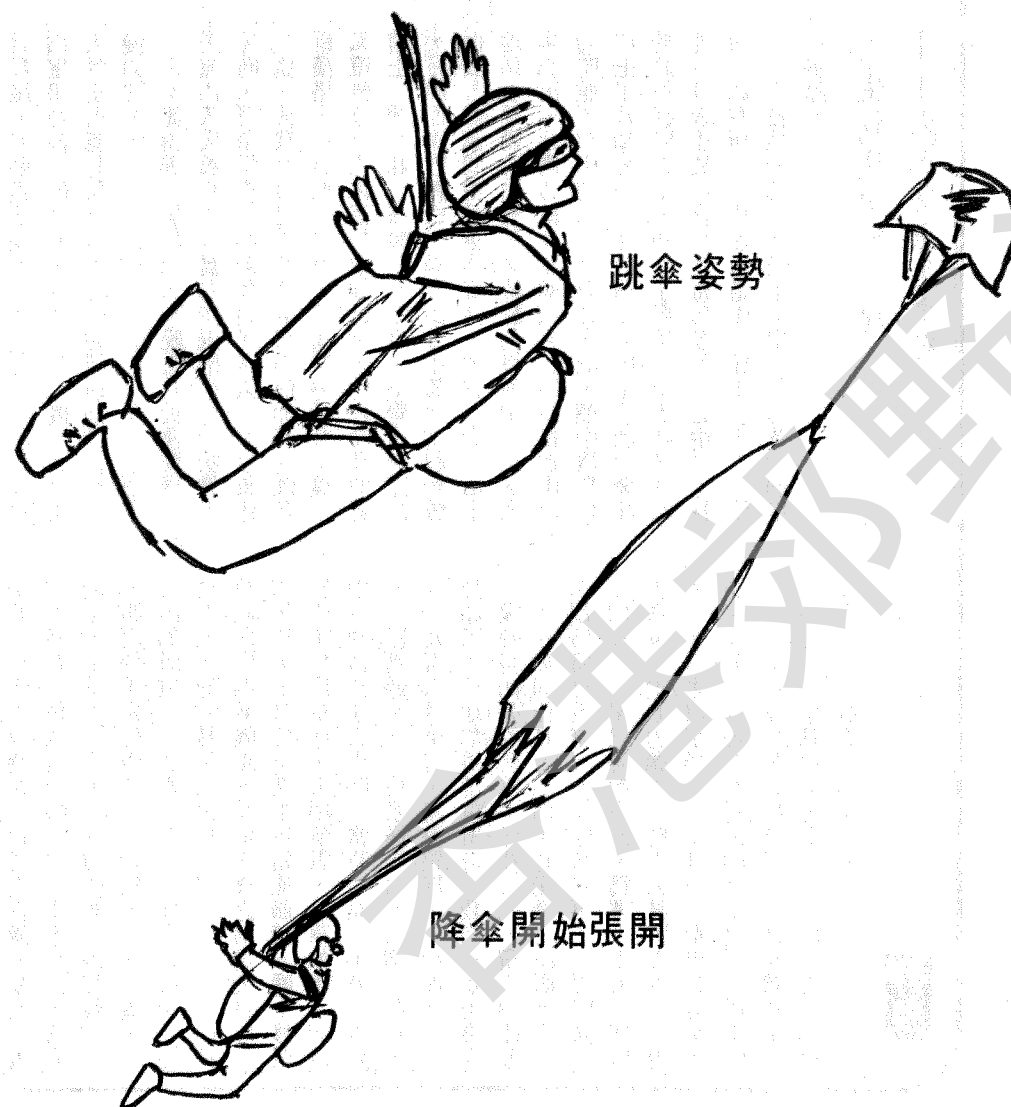


跳傘程序



離機時之姿勢



跳傘姿勢

降傘開始張開

凌空比翅 —— 跳傘

莊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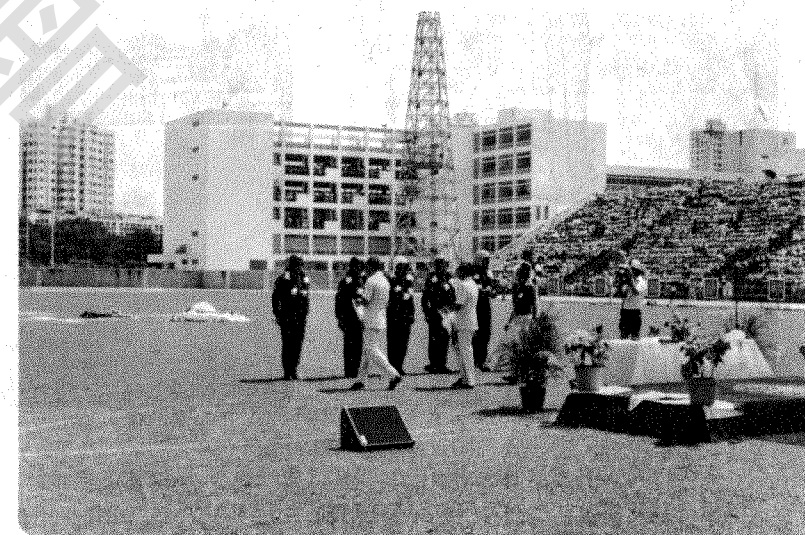
你曾經嘗試過高台跳水嗎？
你曾處身懸空萬刃之緣嗎？
你曾經乘飛機遨遊空中嗎？
你曾在彈床上凌空飛躍嗎？

凌空飄忽和高空的恐懼，實在不比跳傘來得厲害。

續上期

此項精采刺激的活動，我已期望了許久，但始終無法覓到門徑去參加，後來得朋友介紹及指示，終於在七月三日到達石崗軍營跳傘訓練中心參加為期五日的跳傘訓練，參加者可預先致電 12-98391 內線 7221 報名查詢，而只須在最後的訓練日內交三百元學費，但在上學前必須自簽一張意外合同或有醫生證明書，而且學員要熟識英語，因為全部課程由英語教授，並且要有連續五天的假期以供訓練。

首先當我踏入休息室時，便與五位外籍同學道早安，他們的年齡分別差距很大，小則十五、六歲而大則五、六十歲，跟著入來的是一位聲音雄壯的外籍人狄克·威特先生——英國皇家空軍紅魔鬼跳傘隊的領隊，亦是我們的導師。他先介紹了軍營及機場的特殊環境，然後介紹跳傘的配備，一個頭盔，一個防風眼鏡，一套跳傘的連身套裝，一對長筒有彈力膠在底的皮靴，一雙皮手套，一個測風向的



紅魔鬼跳傘表演隊表演後獲頒獎時攝

煙霧筒或測風向的紙捲 (Wind Drift) 一個後備傘及一個主傘囊，隨即練習跳傘落地姿勢，由一塊（如圖示）跳架上跳下來時前時後，時左時右，以後數日都在不斷地練習以資習慣。以後的訓練就是練習如何在降落後遇強風而緊急收傘（如圖示），進入飛機時的知識 (Aircraft Drill)，跳傘機內跳傘員的位置，跳出飛機時的姿勢 (Stable Position)，風向對降傘的影響，降落時的障礙物 (Ground Obstacles) 的防避及降傘張開後的檢查。然而訓練次數最多及最嚴格的要算是如何摺傘了，在摺傘的每一個過程中都要有負責人或自己簽署以負起降傘不能張開的責任，摺傘的過程非常繁複難記，所以要練習多次及須導師在旁指導。另一訓練就是練習跳傘懸空姿勢，必須將學員以安全帶縛在一可搖盪的繩上練習，並同時指導如果發現降傘有問題時如何採取緊急行動 (Malfunctions) 張開後備傘以助降落而不至粉身碎骨。

語輕野綠

程念

△偉大的情操

八月初的一個周日，我的老友郭嵩先生為某隊作半日遊導。該隊以自由散漫稱著，行軍恍如施耐庵羅貫中編著水滸傳般的技巧，往往零星落索，滿山行友，並無隊形可言。幸好每次旅程隊友回歸頗高，最後一刻總能追回大隊。當日領隊通告隊友勿撤出往日戰技，否則郭老慘矣。

半日的蓮花山林區旅程完成後，眾友咸感愉快。末程途中向郭老道謝，細看，見郭老不斷咳嗽，追問下知周末半夜還要找醫生呢，故今仍在病中。聽後深感難過、不安。有病在身，通知隊方總有安排，又何必強行負起這次活動之責呢。但有一個理想，有責任感者，傍人相信是很難作深切理解。一次平凡活動，郭老帶病去完成了，完成了他的責任，完成了他的願望，能說是為了他自己嗎？不！決不。個體只不過是一個媒介罷了，像他那點為旅行界，為集體的情操是何等高尚，何等偉大啊！然而他是平凡的。相對之下，那些沉溺在極小圈子裏年青人又該是何等悲哀，何等渺小，相信又何止千哩之外。

我默默地祈禱上蒼，巍巍大地，讓郭老早點康復罷，多幾個像郭老那樣的人，這世界才不致如此冷酷啊！

△無題▽

紛繁的世間，
我們都來了。

為這紅塵障裏，
我們在爭讓，

你得到什麼！他又怎樣！

讓那時陰靜逝，
我們急回想！

你得到什麼！他又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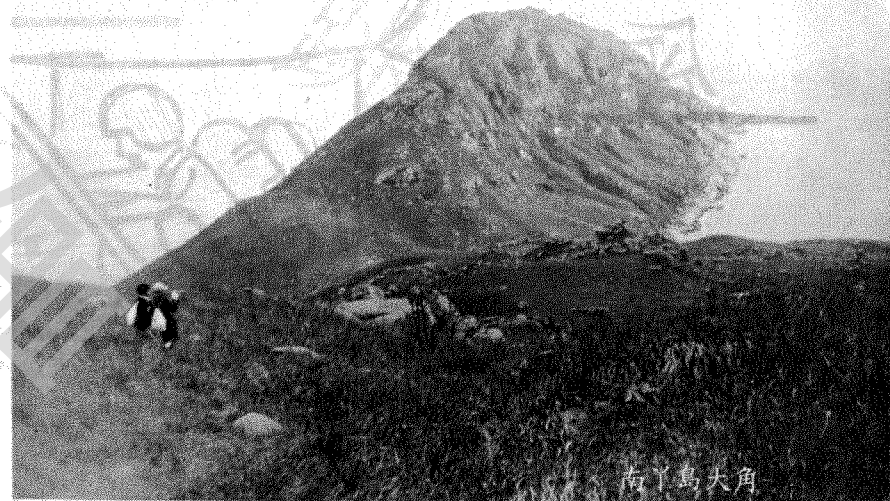
攤開我雙手，
讓你們看看，

空白啊！我底財富。
空白啊！我的青春。

但！山谷林泉友聲，
常！歡樂與我共享。

* * * *

荒野筆談



古丁島大角

雲山縹緲的神仙境界 ——月夜登羅漢塔

每年中秋，例必約五六知交賞月，我們賞月的方法既豪邁而不失浪漫。有時自德望崗上自殺崖，月餅送拔蘭地共醉一宵；有時登大青山望印塘海上的水月，其間感受，既非古今文人雅士所能想象，各人心中的詩情卻有似於浪漫的文士。

不記得那一年的中秋，晚上自大澳登岸，上羌山入大風坳，凌晨二時過昂平。犬吠聲漸遠時，月華當空，萬象如鏡了水銀，其景象迷人處，使我至今仍不時造著銀白色的夢。既登羅漢塔，白雲偶而掩月，偶而空中祇懸一鏡；氣澄無滓。人沐浴於銀輝之中，臥在冷硬的岩塊上，或假寐，或暢論天下事，不覺一身露冷，月斜而東方轉白。腳下山谷中忽而湧起無數白雲，飄蕩間隱見東涌谷良田如錦。身不由主地踏上浮動的白雲，馳騁於萬里河山之上。太陽既出，我們乃續登鳳凰山。在峯頭指顧山川的時候，空中幻出一個彩虹光圈，圈中清楚地印上了我和另一個身旁朋友的影子，我們驚訝於此一瞬間奇景，想起了峨嵋金頂現佛光的原理，既敬服於大自然之奇巧多幻，心中仍是飄飄然如有所得。繼而取道中狗牙下山，各人飽足於大自然的賜予，留下一生中最得意的回憶於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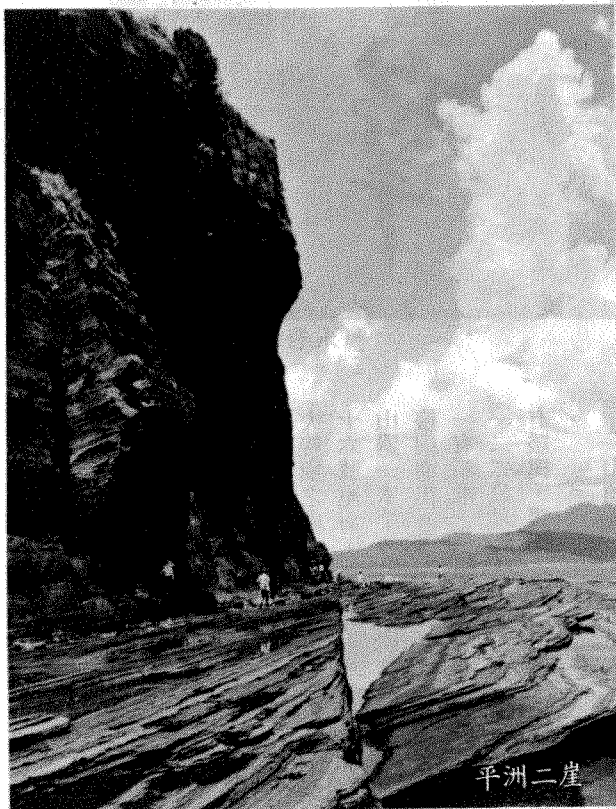
人生幾見中秋月蝕 ——大浪望魚角之夜

報載今年中秋節適逢月蝕，勾起了我混和了惆悵與溫馨的回憶，於是翻著十年前的相簿與日記，重新再陶醉在西貢大浪灣月夜濤聲之中。十年前（一九六八年），亦是中秋夜月蝕，九個少年好事者，為一睹此人生難得多見之奇觀，夜走大浪灣頭。迎月之夜適逢暴雨，九個人擠在一個臨時營帳之內，水大流沙，營帳倒下，全部人物皆包在濕透的布幕內好幾小時，偶而伸頭帳外透氣，天如為大黑鍋所蓋密，大雨如傾倒長江之水，雷電交加有似置身於金星之上。好容易黎明雨止，烈日於兩小時內把我們所有濕氣曬走，竟似昨夜之雨為大自然的偶然錯失，又忙不迭把過錯掩飾掉。晚上移營於望魚角頂草坪，天朗無雲，月華如水。記憶中月蝕似長達三小時，當時所見，不外一古銅色陰影遮過月面，情景怪異而印象卻不深刻，反不及再露月華時，滿海銀輝，沙岸如金，山野如玉，草地如為薄霜所蓋。我們在銀光透入而朦朧得如夢的營帳中促膝言志，留下的記憶，十年如同昨日。然而，時光像一眨眼，宇宙奇觀仍將可重睹，而斯情卻不再了。那時候的深山行侶，早已各散東西，為著人生另一個境界進軍，把心力腦力與雙手去試圖從生活中得到各種需求與享樂，把當日一無牽掛的情懷與少年豪氣一同埋葬在紛紜的世事之下，任由當年的志氣同當年的營帳背囊等一齊殘舊朽腐。今年的中秋節原應為少年人所享有，願以此文贈給各有志氣的少年人。

野狼

香港地名錄

司馬龍



平洲二崖

二陂圳 (YI PEI CHUN)

二陂圳K V 037777，村名，位於荃灣老圍村之西南，為廣府及客籍人聚居。圳之義為田中之溝或山谷中之通水處。以圳名地而較為人熟之者有九廣鐵路必經之深圳及流浮山虎草之圳口。

二排 (YI PAI)

大排K V 289699，礁排名，位於東部水域穩孟（火石洲）東岬杭灣角之東北，為一高峭石嶼，環岸多「企水」位，穿遊杭灣角洞時可順道一登。（圖片見「野外」第14期37頁）

二崖 (YI NGAI)

二崖K V 363948，峭崖名，位於大鵬灣平洲南部，崖高逾百呎，東鄰頭崖，西接高井及鶴岩。崖頂下瞰或崖下仰望均具氣勢。

二坳 (YI AU)

二坳J V 972776，山坳名，位於清快塘村之南，深井大峯洞之北，坳東小徑下接深井坑，坳西可下青龍頭大坑瀝水塘。

二坳 (Y I A U)

二坳J V 943800，山坳名，又名伯公坳或西白虎坳，位於旅行界稱為窮山惡水之「白虎荒丘」中，坳側有小廟，東伸幽徑可通永吉橋，南下大坑涌水塘北岸小徑已為棘叢蔽塞，西繞「詭徑」經二坳仔可出伯公坳轉掃管笏或大棠，北越「水婆婆」（荒地地名）可出黃坭墩。

二坳仔 (YI AU TSAI)

二坳仔J V 939799，山坳名，位於「白虎荒丘」中，東鄰二坳，西接伯公坳，南北下山小徑因榛莽擋途，不易通走，坳上亦有破廟一間。按自東白虎坳（媽娘坳）、二坳（西白虎坳）及二坳仔均於坳上各建小廟一間，是為「白虎荒丘」之特式。

二澳 (YI O)

二澳G Q 935615，灣名，位於大嶼山西部大澳之南，前障牙鷹角、東滬萬丈布，西為青林角。接海船可停泊之處曰澳，惟二澳甚少泊舟，亦非漁港，却如世外靜境。

二澳口 (YI O HAU)

二澳口G Q 734615，小村名，位二澳西岸，已荒棄。

二澳新村 (YI O SAN CHUEN)

二澳新村G Q 936612，村名，位二澳南岸，土地貧脊，耕地不多。此村之建立乃因舊村之被認為「風水不佳，棄舊村而遷來，村民約一百，均屬廣東人。

二澳舊村 (YI O KAU CHUEN)

二澳舊村G Q 934607，村名，位於二澳新村之北二澳谷中，早期由龔姓村民聚居，該村雖地處僻遠之嶼西，但屋型饒有古意，並建有「龔氏家塾」，惜早年因風水不佳，全體棄屋而另建二澳新村。一九七四年間仍見一老者留守「龔氏家塾」。

有所思居

隨筆



何乃匡

三門

大埔海白沙頭洲，今為船灣淡水湖大，兩壩所繫。洲東北原有西入海灣，稱為三門仔灣；昔有村落，後以建湖而遷拆，遺址今亦入湖內範圍。昔日所謂三門，蓋以大尾篤與本洲間海面為一門；本洲與東頭洲間海面另為一門；東頭洲及伯公咀間海面亦作一門，合為三門云。今前者有大壩，後二者有副壩填缺。三門已合，其名已無代表性。然作為「歷史憑証」，總不可忘也。

屎湖背

西流崗東岸面對沙排處，地略隱入，稱為屎湖背。據早年遊問知，云是西流崗居民昔日便溺之所。其實此地在牛池湖之東背，居龍井仔之北。牛池湖是後擬或音轉之雅稱，本作「牛屎湖」。今人去村空，然遠近居者罕有因其俗而改其傳統稱呼。故屎湖背者，亦為「牛屎湖三背」之義也。

良雀、浪濯

青山半島爛角咀之北，有「浪濯村」，疏

風水名穴

風水名穴處處皆有。即使在最乏人烟之處，往往也有孤墳一所，清冷自居。大致上，處位愈僻遠的墓穴，其入葬之理由也更特殊。這等墓穴的碑上大多銘刻着死者的出處，經議訂的「穴名」；予旅行者幫助最大的，還是它所錄下的所在的地名。由於山野無文，人去事遷，有志者步至茫茫荒域，往往欲問無從；自擬地名並不容易，而且易流於妄作。於是碑文所記，適足以發隱証辭。此外，歷史文物的流傳，往往是空餘談資，而少實物佐証，風水名穴無疑可以補充這方面的一些缺失，也因而不乏歷史文物和事件的真實性獲得有力的支持。

告別讀者

有所思居隨筆與讀者見面不覺已有兩年。兩年來，作者提無文之筆，搜枯澀之腸；雖然勉強依期交稿，但過後自審所記所述，往往為之自慚不已。內容偏狹，素材不足，表現形式單調，完全是由於作者的聞陋見少；加上近年多處鬧市，少作郊遊，故所述常見失誤。猶幸野外編者常加賜示、提點，始大錯少見。然作者之自咎自責則始終如一。

港九幅員不算廣，也不太狹，可記可述者本甚多。然如前所述，至此已屬強「作」一面盆，不得不自行將本欄結束。尚望各方高賢、讀者諒我過去的妄議謬言，則筆者幸甚！感甚！

海上鳳凰陸上獅

鳳凰山，一般人以為只屬大嶼山主峯之專稱，其實大埔洋涌附近固亦有鳳凰山。另九龍近市之獅子山古亦有鳳凰山之號。不過以形態而論，則陸上稱雄獅，猶勝於鳳凰之無翅也。